

第三十四回 華佗廟夢引宿因

〔先聲卜算子〕調

詞曰：

秋浸月波涼，病似花枝瘦。極目煙中百尺樓，人在樓中否？氤氳引鏡魂，窈窕牽絲手。琥珀紅丸賦此情，情更濃于酒。

洪昆在申府住了月餘，與申鴻漸據今考古，相得甚歡。這一日鴻漸有事不在書齋，他忽然想起童昆，自言自語說道：“賢弟，自從杭州分別，各遭磨難。必是張、曹二姓劫運未終，不知何年纔有個出頭日子？”因此垂淚。申公子走來看見，問：“先生何事悲傷？”洪昆說：“我有一盟弟叫做童昆，情同骨肉，別離二載，猛然想起，不覺心酸。我要去訪他消息，未知他能在家遇著？”申公子勸慰了一頓。

又過了幾天，到八月初九日，洪昆向申老爺說：“小侄要往揚州訪友，特來告辭。”申老爺送他路費，又到高奶奶家說：“小婿有個好友住在揚州，要去訪他，且約他同往京都，共謀進步。”高奶奶說：“這是賢婿終身大事，老身不敢羈留。約在何日榮行？”說：“明日就要前往。”

高奶奶擺下餞行酒席，母女二人奉陪。飲酒既畢，起身告辭。高奶奶送到門外說：“賢婿鵬程萬里，得意早歸。”玉英隨後叫聲：“洪郎。”欲言又住，兩目微紅，他是個極伶俐的人，隨即忍住淚痕，說：“相公，山路水路不可久羈，魚書雁書必須常寄。長安富貴致身早，切莫忘卻奴家。”洪昆說：“小娘子在家侍奉岳母，小生稍有進益即便回來。”說畢，來到申府宿歇，初十日起身，十四日到揚。

他嫌客寓嘈雜，路過華佗廟，愛其清閑，走進來與廟僧接談，講明住日、房金。是夜住了一宿，就有氤氳使者引他之魂到秦府入了彩鸞夢中。次日醒來，殊覺奇幻，就留戀揚城，不急往興化了。

再說呂氏夫人，到二十二日清晨，吩咐丫環傳齊家丁、轎夫伺候，用過早膳，上轎來至華佗廟。早有家丁前往報信，廟僧出山門外迎接。到客堂獻茶，道人點齊香燭，請夫人上殿禮拜。擂鼓撞鐘，夫人跪祝說：“秦門呂氏，生女彩鸞，今年十七歲，三月初三日子時生。得病在本月十五日，幻夢而成沉疴至今不愈，特來求賜仙方。”取了籤筒搖了數十搖，不發一籤。丫環說：“夫人請起，稍停一刻再求罷。”

洪昆站在階下，聽這祝詞，說：“這就奇了。怎麼也是十七歲，三月初三日子時生辰？”呂氏夫人抬頭一看，見他頭插桂花，衣服與彩鸞夢中相似，又聽他說的話觸景生情，因問廟僧說：“此人何來？”

廟僧說：“這位相公姓洪名昆，來此訪友，寓在小庵三、五日了。”夫人聽得洪昆二字，就向廟僧說：“何不請來相見？”廟僧答：“是。洪相公，夫人有請。”

洪昆走上殿來，向夫人一揖，說：“喚小生有何見諭？”夫人說：“適纔老身祝告，相公何故稱奇？”洪昆說：“小生聽到祝詞，知令愛貴庚十七歲，與小生八字相同。且小生初到此地，當夜夢一小姐，又與令愛同名。所以信口稱奇。唐突之至。”

夫人說：“有這等奇事！是小女病有轉機了。就請洪相公到舍，替小女診脈。”洪昆笑道：“小生全不知醫，何能診脈？”夫人說：“就請相公代求仙方。”洪昆答應，跪在神前，取了籤筒，用手一搖，便得上上籤，方開琥珀安神丸。

夫人大喜，說：“方甚對症。病必能痊。”吩咐家丁僱轎，請洪先生到府中。就在藥鋪中買了丸藥。兩乘大轎抬到秦府。洪昆先下轎，家人請到廳上坐。夫人直到後堂下轎，走到小姐樓上。小姐說：“母親，女孩兒今日病勢更沉重了。”夫人說：“不要緊。我請得一位先生，知道你的病原。定然是得好的。”

夫人吩咐丫環，叫人買點心與洪先生吃過，就請上樓替小姐診脈。一會兒，洪相公拿了丸藥，來到樓上說：“這更奇了，怎麼經過之路皆似熟徑？”夫人迎上來說：“請先生替小女診視。老身引導進房。”

洪昆走進房來，鈴兒掛起帳幔，洪昆向夫人說：“小生稟明，不必看脈，看看形症罷。”小姐聽了洪昆聲音，睜開雙目，吃了一驚，即刻遍體香汗欲流，精神陡爽。洪昆取出丸藥，說：“神醫賜藥與小姐和服的。”遂迴避下樓用飯。

小姐說：“母親，這位先生與夢中洪郎十分相似。女孩兒見他驚出一身汗來，又服此藥，已覺病好了幾分。飯後請來問問原由。”夫人見小姐說話有精神，大為歡喜。午後又請洪昆上樓。

小姐坐起披衣，倚在床上。見洪昆走房來，說：“先生請坐。敢問不診脈就能醫好了病，是何原故？”洪昆說：“小生本不會行醫，是來揚訪友的。那日初到揚州，寓華佗廟。夜夢佳人以‘桂花香插少年頭’為題，彼此唱和。因有此夢，就留住廟中。今早聞令堂夫人求神祝告，知小姐年庚與小生八字相同，信口稱奇。夫人細問根由，就命小生代求仙方，同來診視。此藥是華佗神醫所賜。小生並不知醫，但覺樓中皆似熟境，即見小姐，亦似熟人，殊不可解。”

夫人說：“此中必有天緣，小女如果托庇全愈，就憑老身許字先生。”洪昆起身打了一恭，說：“小生只是高攀了。”小姐說：“請問夢中原唱那‘更有玉蟾持贈處’之句，奴家未解何因。”洪昆大笑道：“小姐連夢中原唱詩都記得，這更奇了。”因在懷中取出第九個玉蟾蜍來，遞與彩鸞手中，說：“這是仙人通元子贈小生的，他說：‘洪昆，你的姻緣就在此玉蟾上。’”

夫人說：“既然如此，孩兒收好了。就算賢婿的聘儀罷。自今以後兩家就是一家了。”叫：“家人秦安，到華佗廟把洪姑爺的行李發到書齋。多住幾日再去訪友。”秦安開發房錢、飯錢給與廟僧，叫腳夫挑了物件不提。

當晚備了酒席在大廳上，有客眾奉陪。席散後洪相公謝過夫人，回到書房安息。次日大早，又隨夫人來問候小姐。洪昆說：“小姐病已減去大半，就是瘦弱些。調養幾日定然如常了。”